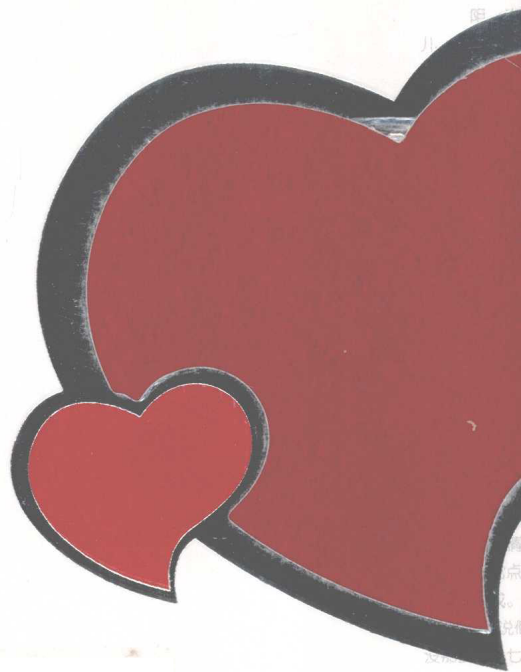




REN XIN SHI ROU
ZHANG DE

李石 著

人心是肉长的

中国书店

REN XIN SHI ROU
ZHANG DE

李石 著

人·心·是肉长的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心是肉长的 / 李石著. —北京 : 中国书店, 2010.6

ISBN 978-7-80663-853-8

I . ①人… II . ①李…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3728 号

人心是肉长的

著 者: 李 石

责任编辑: 宋 莹

出 版: 中国书店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 10005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960 1/16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10

书 号: ISBN 978-7-80663-853-8

定 价: 22.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不合格者, 本社负责调换。

那些倒霉的事情似乎就是从那天开始的。那天正赶上大风降温。我听天气预报的时候心里就一阵阵地发冷。说实话，我希望天天都能风和日丽，晴好如春。如果真能那样，我这样的上班一族也就不用顶风冒雪了。

我和我丈夫马大象都是上班一族。他比我还要辛苦。他只要上班；每天凌晨四点半就必须出门，还必须风雨无阻。他们那儿一个萝卜一个坑儿。这你可能也知道，现在是坑儿少萝卜多。像我们这样的小萝卜，能有个坑儿占着，也许就是十分幸福的事情了。

我们家大象占的那个坑儿是在公交公司。他是开公交车的，而且是开头班车的。我不愿意让他总开头班车。谁愿意凌晨四点就睁眼呢？等人家精神足的时候我们都开始打哈欠了，多不正常呀！再说这打更的差使为什么就非得我们家大象干呢？我一直希望他能调换个班，倒班也成。可他却振振有辞，他说：“我跟他们争竞什么？一人咬一嘴毛好看是不是？”他的态度让我气愤，让我很不舒服。但是谁管我舒服不舒服呢？慢慢地，没人管我舒服不舒服我自己也就舒服了。





想想，这样的日子有十年了。我们成了比鸡起的还要早的人。可话说回来，慢慢地我发觉，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起码不容易长胖，对于我来说，也就能省下买减肥药的钱。真的，我现在认为，早起是个既能减肥又可省钱的妙招。

但是，起初那个阶段，我还真的不适应这么早就醒。我就私自托人找他们队长说情，希望给他调个班，我们好过正常点儿的生活。他们队长给面子，说成。可是我们家大象却不想换班了。他说他就喜欢开头班，清静，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早去早回，别人开始斗心眼的时候他已经下班了，很安全，不累心。我执拗不过他，他天生的犟脾气，认死理，一根筋。我对他算是彻底没辙！

我们家大象是个性格孤僻的人。他不喜欢和人交往，对人情世故的礼尚往来也很是厌烦。他的社会活动就是上班。过年过节也不去串亲戚。多少年了，他就是我行我素，遇到好事他不抢，遇到坏事他就躲，吃亏不说话，讨厌谁就一闭眼。好在有我独当一面，也就能兵来将挡了。总的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也马马虎虎。

2

话说远了。其实我要说的是那天我们家发生的事。所以现在我还要从我那天一睁眼的时候说起。那天是12月24号，是我们超市促销的第一天。说实在话，我那天真的不想这么早起床，甚至不想那么早就醒。那两天为了准备促销，我累得都跟小孙女似的，连吃饭的劲儿都没了。可是我是个要强的女人，我想只要我一息尚在，就得咬着牙干下去，就是把牙全给咬掉了也没关系，实在不行，我也镶一口假牙去。

我有个班上不容易。在那之前我闲了一年了，没找到合适的事干。这不能怪别人，是我点儿背，但是点儿背也不能怪社会。说到底还是我没什么本事，加上岁数大了，再加上和我们家还有些往来的亲戚朋友也无非都是些苦熬苦挣的主儿，基本上全是凑合活着，所以谁也不能拉巴谁，凑到一起也就是愁眉苦脸地说自己那么点儿烦心事。嗨，有时我就觉得，这样的见面还不如不见呢，本来是唱着歌去的，可回来总弄一个心事重重，挺没劲的。

我这个工作是我的邻居孙大姐给我介绍的。她是个好人，我觉得好人





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心软。孙大姐就心软，她看我日子过得紧巴就给我介绍了这么个差使。我在心里真的很感激她。我准备过春节的时候去给她拜年，祝愿她长命百岁，财源广进，多子多孙。

孙大姐给我介绍的工作是在超市里。我的活儿就是推销酱油醋。我是过了“十一”才到这个超市上班的。所以，我错过了“十一”的促销。我想，错过了就错过了吧，不是还有年底呢吗？那我就等着年底的促销吧！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盼望着年底的大促销了。真的，我的心里充满了憧憬和期待。那感觉就跟我当初盼着儿子出生似的。我希望自己在促销活动中能够多卖点酱油醋，我呢，也就能多提点儿成。我想多挣一些钱，因为我没钱就活不了。

说到挣钱，我就想说个事，真事。这事是这样的，我们楼有个七八岁大的男孩，不知道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吃错了什么药，现在的他是个半傻不茶的孩子，一个看着让人怜惜的角色。他见天儿坐在楼下花坛的小亭子里数脚指头玩儿，看手指头脏了就用舌头把手指头舔干净，然后再数脚指头，连冬天都不穿鞋。他们家大人心疼他，给他穿上鞋，怕他冻坏了。可他一到花坛里就脱了，把鞋一扔，坐到那儿就开始数脚指头，每天如此，风雨无阻，数脚指头的劲头看着就特别认真特别投入，就跟财迷数钱似的，让人看了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我挺同情那孩子的。你说他招谁惹谁了，就成了现在这个成天数脚指头的主儿了呢？有的时候我就给他拿点儿吃的，一块糖或者一根冰棍，次数多了，他见到我就傻笑，笑得我心里一个劲儿地泛酸。那天我又给他拿

块巧克力，是德芙的，人家给我的我没吃，就给他吃。我说：“你吃完巧克力再数脚指头吧，天冷了你也加点儿热量。”他接过巧克力又冲我傻笑。我说：“我看着你吃，你赶紧吃，你吃完了我还得上班去呢。”他嚼着巧克力，傻笑着说：“上班挣钱，钱是爸爸！”他这么一说吓了我一跳，觉得又可气又好笑。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学着骂人了！说别的结结巴巴，说这个还挺顺溜，钱是爸爸那谁是妈？”他傻笑着看着我，嘴角丝丝连连地挂着一抻多长的哈喇子。

后来我把这事对我们家大象说了。我们家大象说：“这才是经济社会的天才！”

以前，我对“经济社会”这个词的认识很含混，就觉得是个时髦的词，就跟把裤衩背心改叫成内衣内裤似的。可是现在我却觉得这个词沉甸甸的，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就像泰山似的那么宏伟壮观，万众景仰。说到泰山，我不能不告诉你，在我心里，也有一座山，也跟泰山似的宏伟高大，气势逼人。那座山就是我憧憬中的好日子，让我一想就犯晕的好日子。眼下呢，我正站在山脚下，正在向那山顶爬，我亦步亦趋，虽然步履蹒跚上气不接下气的，但我想总有一天我会爬到那山顶的，爬到山顶我就成奶奶了，就能吃着雪糕看日出了。现在，为了这个让我激动的目标，我额头冒汗，脚下生风，我左手托着酱油右手举着醋：“节日八折外带买一送一喽！”





3

你应该明白了，我是个特别敬业的人，说什么都能绕到酱油醋上面来。就冲这一点，你说我能没好的业绩吗？能少卖得了酱油醋吗？可是现实呀，它总像一盆为我准备好的凉水，只要我脑子一热，它准保就劈头盖脸地泼下来。前段时间，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数脚指头的孩子，挺可怜的！我想，那个孩子成天数脚指头，数来数去，一个脚指头也多了；我呢，成天卖酱油醋，累个贼死也还是干巴巴的。那孩子每天一睁眼就要数脚指头，成年累月地数，不知道他在数什么。在这点上，我比他强，我知道我忙活着是为了挣点儿钱，是为了活下去。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区别吗？我这样一想就更觉得自己可怜，真的，我问自己，我这一天天的的是在干嘛呢？我怎么把自己和那个傻孩子比较起来了？我可能也傻了吧！

我们家大象说我没傻，说我这叫没病找病。他劝我千万别再想下去了，再想下去就危险了，也许就真的魔怔了。他这么一说，我挺害怕的。我说大象你别吓我，别就知道在家跟我犯坏，有本事到社会上坏去，也给我坏

出点名堂来，坏出别墅和跑车来给我看看。我们家大象说他说的是真的，让我千万别再想下去了，他说我要是魔怔了就让我 and 那名人孩子一块数脚指头去，他说家里没钱供我去医院去住，他还说现在的医院是天堂，天堂里的神仙们已经不吃素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真的不敢瞎想了。我怕自己真的魔怔了，那可就麻烦大了。我们家大象说的不错，我们是惧怕天堂里的那些神仙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家没钱烧高香，就更别谈荤素问题了。是的，我们家没钱，我们这个家是靠血汗换吃喝的家庭，别说“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带一丁点儿色的收入都没有，全是白不吡咧的收入。我们家大象一个月就挣个1000多块钱，他抽两块一盒的烟喝五块一斤的白酒，家里家外都是那身工作服，蓝乎乎的，我看着就眼晕。嗨，不说他了，就让他穿着工作服瞎晃悠吧！

我说不了我们家大象，我也就只能说说我自己，说自己不会得罪人，能够保证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

我上班的那个超市离我们家不远，坐一个小时车就能到。我坐的是公交车，我坐不起出租车，连想也不敢想，因为我没有那个份儿。我每月的保底工资只有500，除去一应费用到月底也就只能剩下几个大钢蹦儿，不过扔到地上也能听个响儿，声音也很美妙。我这么说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不是在说风凉话，我只是对自己不满意，我挺恨自己的，恨自己不能多卖出点儿酱油醋去，恨自己没那个本事。要是销售额上去了，我就能多挣点儿钱不是？也不至于月底就剩几个钢蹦儿。可是我恨自己也是白搭。我们





那儿的销售额根本就上不去，不管我怎么使劲儿，伪装成多么可爱多么能言善辩的笑面虎，平时的销量也总是那么多，我根本就没办法。销售额上不去，我就真跟酱油醋着急上火，有时卖不动货，我的眼睛都能急蓝喽。可是，怎么说呢，就算把眼睛急绿了，就能多卖出酱油醋去吗？话说回来，有时我也想，销售额上不去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怎么说呢？是客观条件的制约。你不知道，我们那个超市的规模不大，平时没多大的客流量，顾客基本上就是附近小区的居民，连一个采购大户都见不到，加上没有人把酱油醋当啤酒喝，也没有人把酱油醋当高汤用，所以，每个月下来也就仅能完成定额，我也就只能挣到那 500 块钱。所以我也就只能热切盼望过年过节时的促销了，因为只有到这个时候，我才能拿到那可爱的提成。

说到提成我就激动！尽管这两个月来我还没拿到过提成。但是我们的提成制度我已经能倒背如流了。我们那儿的提成模式是这样的：10000 以下没有，10000 提 300，15000 提 500，20000 提 800……就依此类推吧，到了月销售额 1000 万的时候，我一个月就能提个七八十万，到那个时候我估计就可以当奶奶了，就可以吃着雪糕看日出了。可是，我总觉得这只是个梦想，你说我把这 1000 万的酱油醋灌到谁的肚子里去呢？谁愿意掏钱让我可劲儿奔他肚子里灌 1000 万的酱油醋呢？估计没有，有也是那种成天数脚指头的主儿。

4

人难做屎难吃！不知道是谁最早感悟到的。真对！我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这话是真理，可是，渐渐地，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呀！人难做屎难吃！在圣诞节前一天，我看着我店长那张小猫脸，看着她对我那爱搭不理的表情，就猛然想到这句话。想到这句话，我就突然感到一阵酸楚。我想真是同人不同命啊！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我！

我们店长三十来岁，和我一样，也是个女性。但是，她比我强。和她一比较，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个女人了。真的，她要是香水，我就是酱油醋。

我们店长长得颇有姿色，当然，这颇有的姿色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加上擅长描眉打眼，装扮入时，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有种酸酸嫩嫩的感觉，第二眼看上去，你会感觉更酸更嫩。理货的小伙子说，店长就跟一棵酸菜似的，让男人看了就流口水。我们老板很喜欢她这根酸菜。酸甜苦辣嘛，酸是老大。他欣赏大个儿的，也就爱吃酸的，一句话，就把她从人堆里提拔起来。直到前段时间我看到老板在摸店长的屁股，心里才突然明白，噢，





原来关系不一般呀！原来背着人在偷鸡摸狗呀！原来他欣赏的不仅仅是那股酸劲，还欣赏屁股呀！可是现在我特别后悔自己看到了那一幕，真的，特别后悔，可是，后悔有什么用？看到眼里真的是拔不出来了。我们家大象吓唬我，他说要是在早些年，看到不该看的事情那一定要挖眼珠的。我说大象你就别胡说八道，现在是新社会，法律不允许挖眼珠了。大象说，你以后长点儿心眼儿，别总大惊小怪的，现在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胡搞一气，跟畜生似的。我说可不是就跟畜生似的，这个家里有媳妇孩子，还在外面搞破鞋；店长也有老公，不踏踏实实过日子，让人摸屁股，你说图什么？就是为了图当个店长吗？大象说，你就只当没看见，别总瞎想，要想看我给你弄张毛片看看。可是大象再怎么劝我，我还会时不时地想到那个场面，只要一想到那个场面我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发慌，感觉心惊肉跳的。我就只能赶紧闭眼。可是，闭上眼还是在想，我就只好再睁开眼。大象说，你那眼睛别总弄得跟个雾灯似的，一睁一闭的多吓人，该拐弯拐弯，该直行直行，家里没警察，也没摄像头，你给点儿油，直接开厨房去吧，晚上给我炒个豆腐吃吃。

那个让我心惊肉跳的一幕是我无意间撞上的。那天吧，我本来是想去店长办公室拿一张单子，她办公室的门没有关严，留有一条小缝，顺着这条缝隙，我也就刚好看见我们老板在摸她的屁股。我看见我们老板那只戴着大戒指的熊掌正在我们店长的小屁股上摩挲，我还听到我们店长娇滴滴地说“讨厌”，表情也特娇媚，就跟个小女孩似的，不像平日对我们那样地冷，那么地傲，倒还显得挺温柔的。我一下就愣在那儿了，不知道是进是退了。

我心里也做了斗争，我想我们店长被他摸了屁股肯定是吃亏了，我们老板这就是在耍流氓，他要流氓让我撞见了，那我是不是要进去抓流氓呢？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店长被他摸屁股吗？我是不是要做一个见义勇为的人？我是不是要冲进去大吼一声：“你住手！不许你摸店长屁股！”但是，尽管我的思想斗争很复杂，可我还是纹丝没动，就那样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但你别以为我是馋这事的人。不瞒你说，我当时有点被惊住了，都丧失正常的反应了。我就觉得自己心跳加快，头晕目眩，白毛汗都出来了，就跟自己让人摸了屁股似的。所以前面这些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我不可能进去抓流氓，我没这个胆，我不是刘胡兰，我也不是董存瑞。我手里没有炸药包，炸不了流氓的碉堡。我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男流氓挺多的，女流氓也挺多的。谁也说不好别人是不是流氓，也许也说不好自己是不是流氓。有些时候还恰恰是流氓爱流氓。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管谁是不是流氓，我觉得现在是法制社会了，人们的法制观念也加强了，如果我们店长反对他要流氓，那她可以报警；如果她并不介意他要流氓，或者心甘情愿被他耍流氓，那么她也能心花怒放地去接受。我想我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我一卖酱油醋的管不了流氓的事。况且又是我顶头上司耍流氓的事。我想只要别人不对我要流氓也就行了吧。话说回来，我估计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根本就不会有人再对我起这份色心，连我们家大象睡觉的时候都把后背对着我。所以我觉得我是个彻彻底底的贞洁的女人。对我来说，这是个挺光荣的事吧！

从那天起，我从心里就不再待见我们的老板，他看上去就不像什么正





经的鸟，矮胖子，大肚子，一脸贼肉，五十多岁了，还学西门庆耍流氓，还摸我们年轻漂亮的店长的屁股。可是怎么说呢，这只不正经的鸟是我们的老板，他在我们面前说一不二，我们就要对他毕恭毕敬，要不他一句话我们就会丢了饭碗。他开奥迪抽中华吃山珍海味，他腆胸叠肚西装革履，这又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他过得真好！他命里有这份福气。他应该多吃点儿酸的！他碱性太大！

这事我没敢和我的同事讲，我知道要是多嘴多舌我必定倒霉。可是我能跟我们家大象说，我跟我们家大象说就没事，他不会出卖我，我信得过他。我有什么事从不瞒他，因为我们是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夫妻嘛！

我们家大象对这事的态度却很漠然。我看他根本就没什么兴趣，不像一些人一听这样的事就跟吃了蜜蜂屎似的。我问他：“你说我平时怎么就没看出来他们有那样的关系呢？”我们家大象说：“咱们要是什么都看出来了不就不过这样的日子了吗！”我问：“你说要是她们家老公知道这事还不给气疯了？”他说：“也就能把咱们这样的气疯了，人家都是有头有脸干大事的人，谁还把这当回事？这都是小事。再说现在当婊子已经不寒碜了，只要能过上好日子，别说当婊子，就是给婊子当婊子都行！不过话说回来，要是都憋着劲儿争当婊子，那就要看谁的运气好了，没准还要为了一个婊子的名额打出脑浆子来呢。反正谁爱当谁当，跟咱没关系，咱不当婊子，就行。”我说：“不管怎么说，人家是老板是店长，人家一个月挣我一年的钱，还是明的，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能过上那样的日子呀！”他说：“你要是愿意让人摸屁股那咱们的日子可能也就好了，可是必须得让

戴大金戒指的手摸，要是碰上戴钻戒的就更好了。我也愿意跟着你沾光，我也会觉得无上光荣。”我说：“大象你别胡说，别总泛德行。我是贞洁烈女，谁敢多盯我两眼我都跟他急。”大象说：“还是的，你要当孟姜女，等着你的就只有那段长城，自己哭去吧，哭倒了才算完。”我说：“我就不明白，看着都人似的，怎么都爱干这事，怎么都这么骚性？”他说：“现在不骚性就代表你没文化，没品位，嗨，数风流人物嘛，就要看今骚！”





5

我们店长那两天总给我脸子看。开始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后来卖松花蛋的小姑娘偷偷对我说，店长给我脸子看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厂没给她送礼。我问她要是厂商不送怎么办呢？她说那你就得自己送，你不送她不让你多进货，她刁难你，她有这权利呀。可卖不出货去那吃亏的是咱们，咱们起早贪黑为什么呀，不就为了多挣点儿钱？咱得罪不起她，咱们是哭是笑全在她一句话了。我问她给送了点什么？她表情神秘且自豪起来，说她前几天就送了一套化妆品，花了500多。我说那么贵的东西我哪儿送得起呀。她说没事，多卖点蛋就行了，蛋外损失蛋上补，要不怎么办呢？不会来点儿事到哪儿找好事去！你看我现在想进多少蛋就进多少蛋，进什么蛋都行了。

我明白了！可是可能晚点儿了。但是我想我必须要进行补救，我必须让店长高兴起来，必须要让她对我和蔼起来，给我开绿灯。可是，要是让她高兴了，对我也和蔼了，前提是我必须要“放血”。

我必须“放血”！就算我是“贫血”，也得拉个口子奔出挤，因为有